

蒲宁笔下的乡土情怀

姚桦

(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江苏苏州 215009)

摘要:伊凡·蒲宁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乡土作家,以其创作与文本分析为基础,并从自然植物、自然动物、农民和童年等方面入手具体分析其作品中所蕴含的乡土深情。

关键词:蒲宁;乡土;植物;动物;农民

中图分类号:I2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09)01-0058-05

伊凡·蒲宁于1870年10月10日出生在俄罗斯中部奥尔洛夫省的一个破落的古老贵族世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文学熏陶;加之蒲宁在风景如画的庄园中、田野里、森林间自由地成长,自然赋予了其敏锐细腻的艺术感受,故蒲宁自幼便能诗善文,表现出非凡的艺术天赋。17岁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至19世纪90年代,蒲宁已经在俄罗斯文坛享誉声望。

然而不幸的是,当蒲宁降临到这个世界时,其家道已经中落,庄园破落凋敝,农民困苦窘迫。这就决定了蒲宁早期的创作以俄罗斯乡土为描写对象:一方面通过对幼时美妙自然和美丽故园的追忆,来哀叹贵族荣耀和庄园文化的过早消逝;另一方面通过对农民贫苦生活、麻木精神和迷茫前途的叙述,来深切同情他们的生存现状。1920年蒲宁由于对革命的恐惧离开俄罗斯,对于一个在精神上贪恋俄罗斯民族传统的作家来说,远离祖国的痛楚是刻骨铭心的。对故土的深切思念凝结成了《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在这部享誉世界文坛的作品中,蒲宁通过对儿时故土、故人以及旧事的追思,来表达对祖国的眷念之情。

一、自然植物的灵动

整个俄罗斯民族是在自然中成长起来的民族。广袤的自然赋予了俄罗斯民族独特的民族性格。“草原曾经培育我们祖先向往自由,……森林曾经赋予他们缜密的思维、敏锐的眼力,养成他

们热爱劳动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强、坚定的性格。”^[1]与俄罗斯民族性格如此密切的俄罗斯大自然自然也就经常出现在俄罗斯文学中。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很多俄罗斯作家都曾真实地描绘过大自然。普列汉诺夫在谈及托尔斯泰和大自然的关系时说:“大自然不是被写出来的,而是活在我们的伟大艺术家身上”^[2]。虽然普列汉诺夫如此盛赞托尔斯泰的自然描写,但是托尔斯泰在屠格涅夫面前常常自愧不如。屠格涅夫特别喜欢培根的名言:“艺术就是人加自然。”“热爱自然和生活,‘不能忍受’远离自然和生活的‘天空’,并由自然想到人生、社会,而这种对自然的迷醉和崇拜”^[3]深刻地影响着屠格涅夫的整体生活、观念和创作,《猎人笔记》可以说是一部“把大自然与人的内心激情结合在一起”的力作。

从小在莽莽森林的深处、在荒无人烟的田野和孤零零的庄园中成长起来的蒲宁对自然也甚是热爱。“自然是蒲宁描写人物的起点,观察自然是他的写作和哲学思考的来源。”^[4]^[2]沐浴着俄罗斯文学传统而成长起来的蒲宁对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甚是喜爱,他曾坦言这些作家在他文学创作中的巨大作用。在描绘自然方面,蒲宁继承先辈的事业,但并没有拾人牙慧,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自然的脉搏、光色、音响、气息深深吸引着蒲宁,深存在他的心中。在蒲宁眼中,自然植物它们有着自己的动感和灵气,在一系列作品中再现了这个充满动感、充满灵气的自然。

收稿日期:2008-10-26

作者简介:姚桦(1979-),女,江苏大丰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的确,是一座极好的树林。白桦散发着苦涩而又清新的气息,马具上的铃铛在葳蕤的枝叶下欢愉地叮铃作响,小鸟在葱茏的密林中悦耳地啾啾鸣唱……在林中的旷地上,芳草萋萋,繁花似锦,百年的白桦树枝叶扶疏地伫立其间,或两棵,或三棵,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入暮前金色的阳光洒满了绿荫如盖的树梢,并把一道又一道耀眼的光束穿过白色的树身间的空隙投到地上。待马车行至林边时,迎面射来了一道道银灰色的光。这一道道光颤抖着,融合着,变得越来越宽阔……”^{[5]38}这是个五光十色、充满动感的树林:白色的桦树、葱郁的枝叶、金色的阳光、缤纷的繁花、银灰色颤动的光线、马铃的叮叮当当、小鸟的啾啾啾啾……蒲宁就是这样借助极其丰富的形象语言来创造自然景物的触觉感、视觉感、听觉感,描绘得极为细腻。无怪乎,列·尼库林这样评价蒲宁:以真正惊人的技巧描写了俄罗斯中部的自然景色、人物、农民的生活和乡村。语言的音乐感,语言的精练与明快,使得它的作品成为俄罗斯经典散文的范例。

桦树是俄罗斯乡村十分普遍的一种树木,也是蒲宁经常描绘的对象。它们时而低声吟唱,“轻风吹过花园,送来阵阵白桦树叶的窃窃低语,这风声宛如丝绸在迎风飘舞。那根根白桦树干,仿佛包着白色的缎子,上面横七竖八地有些黑色的条纹,绿叶茂密的树枝向四面八方伸展开去。田野的风吹过,白桦树叶就沙沙作响……”;时而光彩夺目,“从村后刚刚升起的太阳把淡淡的点点金光洒在如画的林荫路两侧的白桦树梢上,白桦树光秃秃的枝条,银白的树干沐浴在晨曦里,那披着金色的洁白的树端好像是还涂上了微微可见的、明快、迷人的淡紫色……”^{[6]115};《故园》时而温柔可人,“这两个树干白净的姊妹长着一身浅灰色的叶子,挂着一串串柔荑花序。”^{[6]146}《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蒲宁赋予不同桦树以不同的特征,惟妙惟肖,独具匠心,极富艺术感染力。蒲宁笔下的“自然具有各种各样的性格特征,甚至是细微的特征和典型乡村生活所有的细节,蒲宁都事无巨细地一一展现。”^{[7]70}在蒲宁笔下,桦树似美丽的少女,或清秀含蓄,在和风中素身低语;或端庄迷人,在阳光中光鲜照人;或淡雅可爱,在树林中温婉文静。蒲宁用其高超的写作技巧,将桦树描绘得形神兼备。

二、自然动物的人格化

蒲宁对自然中的生灵是满怀温情的,这不仅表现在对乡村自然景物的描摹上,更体现在对乡村动物的描绘中。猎狗、马驹、燕子等等已经不再是简简单单的生物,它们都是富有感情的存在,有着各自的声音和情绪,与人类交流对话、和谐平等的共处。正是由于这些充满灵性的动物的存在,才使得蒲宁笔下的乡土世界更加生机勃勃、温馨而美丽。

蒲宁笔下的动物是活泼可爱、充满灵性的,蒲宁喜欢像描写人物肖像一样来对他所喜爱的乡村自然中的动物的形貌作人性化、个性化的描绘,从而给动物以异乎寻常的灵性,让人为之惊叹。“这些‘美人儿’闪电般地飞翔,不断发出幸福的呢喃声,它们的胸脯是粉红色的,头颅是深蓝色的,又尖又长,十字交叉的翅膀同样也是深蓝色的,这是何等的美啊!它精致、可爱、温柔、纯洁。”^{[7]39}在蒲宁的眼里燕子俨然已经成为多情纯真、含情脉脉的俄罗斯少女。而俄罗斯人尤其钟爱的马则“整天用牙齿把燕麦磨成奶汁,把干草拉扯到自己柔软的唇边,它们每一匹都很漂亮、壮实,臀部油光水滑,摸一下这臀部就叫人非常快慰。它们硬邦邦的尾巴一直拖到地上,而马鬃却十分柔软,那双淡紫色的大眼睛有时威严地和神气地斜视着。”^{[7]38}在这里马已不仅仅是帮助人们拖拉货物的牲畜,它们已经成为与人息息相通,具有人类情感的人类亲密朋友。故而他笔下的寒鸦也成了修女的模样,互相舒服地偎依,被炫目的愉快的光辉、被雪上冰冷的五光十色的闪耀弄得眯缝起了眼睛,亲切地注视着古老的小方格子……在蒲宁眼中,动物像人类一样都是富有情感的独立存在,他把它们当作自己的朋友一样来对待、来描写,这是形成蒲宁笔下动物人格化特征的最主要的原因。

对动物的外在动作,甚至是极细微的局部动作,蒲宁也作了出色的描写。“查尔玛(猎狗)也在池塘中喝了痛快,后来扑通一声掉进水里。它向前游着,小心翼翼地把头仰出水面,耳朵竖起,像两片牛蒡叶一样,突然它往回转,像害怕水深似的,赶忙逃回到岸上,使劲地抖动身子,水沫溅了我们一身。此外,它伸出长长的红舌头,坐在父亲身旁,一时探询般地望着我,一时又急不可耐地环顾四周……”^{[7]70}查尔玛像一个顽童一般,活泼、

好动,更是充满了灵性。

蒲宁不仅从动物的形貌和它们的动作对动物进行人格化的描写,而且蒲宁有时候会将自己的处境同动物联系起来。在《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中,蒲宁将自己同一匹小马驹联系在了一起,通过表现马驹的处境来暗示自己的处境。这时的马驹仿佛成了蒲宁的心灵密友,共感忧愁痛苦。蒲宁表面是在写小马驹,实则在写自己。已习惯在乡村中无忧无虑、不受拘束成长的蒲宁,由于考上了县立中学,不得不向过去惬意的童年生活说再见,这对于幼小的蒲宁来说,是异常痛苦、胆怯和恐惧的,所以他在心中不断地追问:“为什么要把我送去做他们的奴隶,为什么我要离开亲爱的家园,同卡缅卡,同这个树林分离……”^{[7]22}而当他看到那原本属于他的小马驹,在没经得他同意的情况下,竟然放它出来干活时,则感到了难以名状的悲凄。所以当他想到自己在城里被老师支配的未来时,他不由自主地想到了那匹小马,他曾经抱着它幻想过他们的未来,幻想过他们的交情,而今他同那匹小马一样要与过去自由、无忧的生活告别。他满心无奈地离开悉心照顾他的母亲就像小马离开它的母亲,他同小马一样慌张、无助、恐惧。“现在它——这匹糊涂的和无忧无虑的马驹在哪里呢?它现在是三岁的小马了,它过去的意志和自由在哪里呢?现在它已经带上颈圈耕地,拖着身后的一张耙……难道我不会发生同这匹马驹一样的事情吗?”^{[7]34}这是蒲宁对马驹命运的疑虑,更是对自己前途的担忧……这马驹已经不仅仅为人类服务的牲畜,它更是与蒲宁互相依偎、精神相通、共担烦忧与痛苦的人类的朋友。这是对动物更高意义上的人格化描写。

三、圣徒般关爱农民

知识阶层是一个社会的特殊群体,担负着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任。而俄罗斯知识阶层更是具有高度自觉的社会责任感,是一群“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怀有强烈忧患意识的‘知识人’。”^[8]美国学者刘易斯·科塞在他的《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中是这样评述俄罗斯知识阶层的:“他们从一开始就视自己为社会意识和良心的承担者,如果必要的话,他们要以长期的备战状态进入政治疆场与那些掌权者厮杀。”^[9]反抗暴力、追求自由、捍卫真理是俄罗斯知识阶层的传统:十二月党人为了反抗暴政不是

杀身成仁就是流放远东;托尔斯泰为了捍卫真理、实现公正而抛弃财产、名誉和地位,最终倒在寻求真理的路途中……

知识阶层的这种俄罗斯精神造就了俄罗斯文学的优秀品格即人道主义传统。而这特别表现在对普通人民的命运的关注上。在俄罗斯文学中,很多作家们或真实地描写专制农奴制度下农民的苦难生活;或赞美他们的伟大力量和聪明才智;或表现他们的愤怒与反抗;或忧思他们迷茫的前途……作为俄罗斯知识阶层一员的蒲宁,身上充满着俄罗斯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俄罗斯精神。在文学创作上他继续先辈们的事业,探讨农民问题,充满人道主义精神。他的一系列代表作,如《伊格纳特》、《败草》、《乡村》、《苏霍多尔》、《蝥螬》等从各个角度反映与探索农民问题。再加之,他虽然出生在贵族家庭,但无奈家道破落,年少的蒲宁不得不辍学回家、出外谋生,过早就尝尽了人世间的辛酸与痛苦。1891年,他在给哥哥尤里的信中写道:“我已经穷得要命,不得不点头哈腰,由于种种烦恼被迫抛弃自己那些美好的理想和感受……今天我只喝了一瓶牛奶和一盘汤,连‘软’面包都没有吃成,一整天都不抽烟——没有钱。”^[10]满目是凄凉与残破,满眼是乞儿与孤老,而穷困之极的蒲宁,也就生活在这些“小人物”中。相似的生活境遇,相通的心理感受,使他怎能不对这些挣扎在社会最低层的农民充满了悲悯与同情。他怀着无比的关爱之情,史无前例地窥探农民困顿的物质生活和空虚的精神世界。蒲宁满含着辛酸与无奈的泪水,记载着他们的困苦与无助,抒写着他们的隐忍与善良,剖析着他们的微贱与愚昧。

蒲宁有很多作品真实描绘农民贫乏的物质生活,如《异地他乡》、《海角天涯》、《乡村》等等。《败草》是这方面的力作,通过对一个灯干油枯、身患重病的年老长工的描述,客观、生动、逼真地再现了俄国农村的赤贫景象。阿维尔基经过三十年的劳作,如今已经油干灯尽,身患重病。可是周围的长工对他漠不关心,仍旧嘻笑喧闹,似乎这么一个老人并不存在。也许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在他们周围已经发生了太多太多。老人的今天或许就是他们的明天,而漠视可能是忘记痛苦的最好方法。老人对死没有丝毫恐惧,他甚至愉快地盼着上帝快点把他带去。死亡对老人来说或许是脱离苦海的最好方式。看见太多人间苦难的蒲宁,内心充满了痛苦与悲伤。人世间受尽磨难的老者,

也许只有回到上帝的怀抱,才能重享安乐与幸福,这是蒲宁的无奈,也是蒲宁的希望。

蒲宁在真实再现农村赤贫景象的同时,也抒写了俄国农民隐忍、善良的美好品质。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中有很多篇幅都描写了农民高尚的道德面貌,蒲宁在这方面可以说与这位前辈作家达成了审美共识。写于1911年的《蝓蝓》表现了一个具有高尚情感和纯真挚爱的父亲形象。在昏天黑地的大雾和阴冷刺骨的寒风中,蝓蝓和他的养子迷失在荒无人烟的草原中,在九死一生的危急关头,老人把生的希望留给了耗尽气力、全身冻僵的养子。这个步履蹒跚、半百佝偻的老人毅然背起养子走到天明。与内心渺小卑微的地主夫妇相比,身为雇工的蝓蝓却显得异常的高大真挚。小说同名主人公扎哈尔·沃罗比约夫是蒲宁笔下最具光彩的农民形象。他体格健壮、剽悍有力,对衣衫破烂、不能行动的乞丐老妇的帮助,显示了他内心的善良与高尚。而这么一个美好的生命也过早地走到了人生的尽头,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在沙皇的统治下,多么好的庄稼汉就这样平白无故地死去了。蒲宁在对扎哈尔·沃罗比约夫美好品质赞美的同时,用他的死来引发人思考,在沙皇的黑暗统治下,也许只有伏特加酒才能使这些善良的庄稼汉忘记现实的苦恼。而这暗无天日的统治便是残害美好生命的罪魁祸首。

蒲宁对农民的关爱,不仅表现在悲悯他们生活的窘迫、赞赏他们善良的品质,更表现在忧虑他们麻木的精神和困惑他们迷茫的前途。《乡村》反映了1905年革命失败后那个万马齐喑的时代:农民一方面生活极度困苦,另一方面他们的精神世界也极度空虚、混乱、粗野、残忍。季洪看到的乡村到处是荒凉破落的景象。“到处是贫困!庄稼人倾家荡产,败落到连一个小钱也拿不出来的庄园在本县到处都是……。”^[11]¹³

蒲宁揭示农民凋敝、穷苦生活环境的同时,更注重探讨农民内在的精神状况。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季洪的老婆纳斯塔西娅借助一本《新占卜巫术大全》;预卜吉凶,附最简易之纸牌、大豆、咖啡占卜法,用蜡搓个小球往乱坛上扔,而答案要么是荒诞无稽,要么是凶多吉少,要么是不堪入耳。蒲宁对农民精神现状的剖析,并非对农民的蔑视和非难,而是对农民深深的同情与忧虑。他要将农民真实的现状汇聚成强有力的文字,以此引起世人注意,共同关注他们的命运。他清楚农民身上

之所以有如此多的缺点,都是由于国家、历史、社会诸多因素造成的。柳·克鲁齐柯娃在评价《乡村》时说:“《乡村》的整个描述过程都浸透着作家对俄国人民和历史的沉痛忧虑,浸透着作家的苦恼困惑,对俄国的热爱及其命运的担忧。这一切正是作家创作的动因,也是决定小说艺术特色、基调和形象体系的重要原因。”^[12]蒲宁就是这样一位圣徒,他知晓农民的生活困顿、洞悉他们内心世界的荒芜,为他们掬一把泪的同时,也为他们渺茫的前途而困惑忧愁。

四、朝朝夕拾忆童年

蒲宁写作自传体作品《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时,已经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年轻时,他穷困潦倒,尝尽了世间的冷暖辛酸;成名后,又颠沛流离,流落他乡,背负着沉重的怀乡十字架。对于这样一位老人,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的美丽纯真,是他心中永远快乐的芳草地。幼时的玩伴、儿时的老师、慈祥的父母、优雅的诗行……一切如昨,清晰可见。

蒲宁的童年是在乡村中度过的,他深深热爱着这片贫瘠的故土。在这里,蒲宁闻着晒热的稻香与青草的芳香;看着一望无垠的麦浪,银光闪闪,翻腾起伏;听着小金虫沉郁的嗡嗡谷声、父亲弹奏的悦耳的吉他声和母亲吟唱的古老歌谣……蒲宁无忧无虑地自由成长。

童年的伙伴也是最令人难忘的,蒲宁用雕刻家的独特视角和精雕细刻的功夫,让那个蒲宁记忆深处的儿时玩伴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地展现在我们眼前。“这个牧童特别有趣,他的麻布衬衣和短裤头补丁重叠,手脚、面孔都被太阳晒干,烤焦,到处蜕皮。他经常嚼食发黑的黑面包皮,还吃牛蒡和洋葱,结果嘴唇溃烂。但他那双敏锐的眼睛,却贼头贼脑地东张西望……此外,他能异常熟练地用长鞭噼噼叭叭地抽、打、甩、耍,叫人目瞪口呆。当我们也试着来一下时,鞭子的尖端却打在自己的耳朵上,疼痛不堪,这时他便哈哈地狂笑起来。”^[7]⁷²在这个贫苦、天真、熟知自然的牧童地带领下,蒲宁更是与自然乡土亲密接触:今天钻在松软的菜畦中,舔舔这个尖部长着灰色粒状花蕊的绿色长葱茎;明天尝尝那个毛毛糙糙、疙疙瘩瘩的嫩黄瓜;后天又去吃红色的粘着泥土的四季萝卜……这是只有儿童才会拥有的纯洁激情,这激情让蒲宁深刻地感受和感谢着乡土给予他的馈

赠。而这乡土给予他儿时的激情和馈赠,后来竟成为侨居法国后,年老的蒲宁一生美好的回忆。

回想起童年时农民的工作,让年老的蒲宁倍感诗意和快乐。“数不尽的姑娘拔一会儿黍秆,拔一会儿土豆,她们打扮得花枝招展,显得兴高采烈,活泼热闹,一会儿笑声琅琅,一会儿放声歌唱。一些割麦的农夫晒得黝黑,他们汗流浹背,敞开衣领,用皮带缠着脑袋,两手挥动着大镰,簌簌作响,在酷暑中刈割着……”^{[7]25}从那一刻起,幼时的蒲宁便对劳作的人们产生了一种特有的诗意和好感,而这幼时的好感更是成为蒲宁日后对农民由衷的关注。

自然植物的灵动、自然动物的灵性、乡村农民

的物质与精神世界、童年美丽故园构成了蒲宁笔下独特的乡土世界。蒲宁作为一个典型的俄罗斯人是自然赋予了其敏锐的艺术气质,这位自然之子,要在他的乡土小说中重现那个给予其无限灵感的自然。而对乡村中农民的关注,一方面是由于蒲宁自小与农民亲密接触,熟知他们的物质与精神世界;另一方面作为典型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蒲宁,他的身上充满了俄罗斯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俄罗斯精神,即对人的关注,尤其是对农民问题的关注。所以他要在他的乡土小说中再现农民贫苦困顿的物质生活和空虚愚昧的精神世界。而侨居法国后的蒲宁,只有通过童年美好乡村生活的追忆,来维系与祖国、与故园永远也割不断的血脉深情。

参考文献:

- [1] [俄]列·列昂诺夫. 俄罗斯森林[M]. 姜长斌译.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320.
- [2] [俄]格·瓦·普列汉诺夫. 托尔斯泰和大自然[J]. 倪蕊琴译. 文艺理论研究,1980(1):194-196.
- [3] 朱先生. 在诗与散文之间——屠格涅夫的创作和文体[M].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263.
- [4] 詹姆斯B·伍德沃德. 伊凡·蒲宁——小说研究[M]. 北卡罗莱:北卡罗莱那大学出版社,1980.
- [5] [俄]伊万·蒲宁. 蒲宁短篇小说集[M]. 戴骥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 [6] [俄]伊·阿·蒲宁. 故园[M]. 赵洵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 [7] [俄]伊凡·蒲宁. 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M]. 章其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4.
- [8] 张建华. 恋女与情郎的永恒对话——俄国近代知识分子的觉醒与群体特征[M]//文池. 俄罗斯文化之旅——在北大听讲座(第八辑).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161.
- [9] [美]刘易斯·科塞. 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M]. 郭方等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55.
- [10] 冯玉律. 超越与回归——论伊凡·蒲宁[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4.
- [11] [俄]伊凡·布宁. 布宁中短篇小说选[M]. 陈馥译. 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13.
- [12] 孟秀云. 俄国的布宁研究综述[J]. 俄罗斯文艺,1996(2):50-54.

The Feelings about Native Land of Ivan Bunin

YAO Hua

(School of Humanities; USTS, Jiangsu Suzhou 215009, China)

Abstract: Ivan Bunin was the last classical writer of Russia. And he was the first writer to win, in 1933,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for the strict artistry with which he has carried on the classical Russian traditions in prose writing”. I will analyze how the author to expressed his feelings about his native land, including plants, animals, peasants and childhood.

Keywords: Ivan Bunin; plants; animals; peasants

(责任编辑:李开玲;校对:丁 一)